

世界哲學史文獻選集

內部參考 請勿外傳

一九五六年六月

世界哲學史
文獻選集

目 錄

- 一、柏拉圖：國家篇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柏拉圖：大希庇阿斯篇…………… (6)
- 三、赫拉克利特殘篇選讀…………… (17)
- 四、德謨克里特哲學思想史料選譯…………… (58)
- 五、伊壁鳩魯底格言…………… (38)
- 六、伊壁鳩魯殘篇選讀…………… (49)
- 七、亞里斯多德：范疇篇內容摘要…………… (55)
- 八、亞里斯多德：范疇篇…………… (59)
- 九、亞里斯多德：『形而上學』…………… (102)
- 十、霍布士哲學選讀…………… (110)
- 十一、萊布尼茲：『單子論』…………… (125)
- 十二、休謨：人類理解力研究…………… (142)
- 十三、貝克萊：『人類知識原理』…………… (152)
- 十四、培根·佛蘭西斯：『新工具』…………… (169)
- 十五、洛克：人類悟性論…………… (193)
- 十六、亞里斯多德：『形而上學』第一卷第九章 (215)
- 十七、斯賓諾沙哲學選讀…………… (222)
- 十八、笛卡兒：『方法談』(選輯)…………… (238)
- 十九、狄德羅哲學選讀…………… (257)

外國哲學史閱讀資料

柏拉圖：（一）選國家篇（卷十）

對話人：蘇格拉底

格羅康

蘇 我有許多理由相信，我們所建立的城邦是最理想的，尤其是從關於詩的規定來看，我敢說。

格 你指的是哪一項規定呢？

蘇 我指的是禁止一切摹倣性的詩進來。我們既然分清心靈的各種因素了，更可見詩的禁令必須嚴格執行。

格 這話怎樣說？

蘇 說句知心話，你可千萬不要告訴悲劇詩人和其他摹倣者們，在我看，凡是這類詩對於聽衆的知解是一種毒素，除非他們有消毒劑，這就是說，除非他們知道這類詩的本質真相。

格 你爲什麼這樣說？

蘇 我的話不能不說，雖然我從小就對於荷馬養成了一種敬愛，說出來倒有些於心不安。荷馬的確是悲劇詩人的領袖。不過尊重人不應該勝於尊重真理，我要說的話還是不能不說。

格 當然。

蘇 那麼，就請聽我說，或是說得更恰當一點，請我發問。

格 你問吧。

蘇 請問你，摹倣的一般性質怎樣，我自己實在不知道它的目標是什麼。

格 你都不知道，難道我還能知道嗎？

蘇 那並不足為奇，眼睛遲鈍的人有時反比眼睛尖銳的人見事快。

格 這話倒不錯。不過當你的面前，我不敢冒昧說我的意見，儘管它像是很明顯的；還是請你說吧。

蘇 我們好不好按照我們經常用的方法，來研究這個問題呢？我們經常用一個理念來統攝雜多的同名的個別事物，每一種雜多的個別事物各有一個理念，你明白吧？

格 我明白。

蘇 我們可以任意舉那一類雜多事物為例來說，床也好，桌子也好，都各有許多個例，是不是？

格 不錯。

蘇 這許多個別傢具都由兩個理念統攝，一個是床的理念，一個是桌子的理念，是不是？

格 不錯。

蘇 我們不也常說，工匠製造每一件用具，床、桌，或是其它東西，都各按照那件用具的理念來製造麼？至於那理念本身，它並不由工匠製造吧？

格 當然不能。

蘇 製造理念的那種工匠應該怎樣稱呼呢？

格 你指的是誰？

蘇 我指的是各行工匠所製造出的一切東西，其實都是他一個人製造出來的那種工匠。

格 他倒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！

蘇 等一會兒，你會更有理由這樣讚揚他。因為這位工匠不僅有本領造出一切器具，而且造出一切從大地生長出來的，造出一切有生命的，連他自己在內；他還不以此為滿足，還

造出地和天，各種神，以及天上和地下陰間所存在的一切。

格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藝術家咧！

蘇 你不相信嗎？你是否以為絕對沒有這樣一個工匠呢？你是否承認一個人在某個意義上能製造一切事物，在另一意義上却不能呢？在某个意義上你自己也就可以製造這一切事物，你不覺得麼？

格 用什麼方法呢？

蘇 那並不是難事，而是一種常用的而且容易辦到的製造方法。你馬上就可以試一試，拿一面鏡子四面八方的旋轉，你就馬上造出太陽，星辰，大地，你自己，其他動物，器具，草木，以及我們剛才所提到的一切東西。

格 不錯，但只是它們的現象，而不是真正的實在。

蘇 你說得頂好，恰合我們討論的思路，我想畫家也是這樣一種製造者，是不是？

格 當然是。

蘇 但是我想你會這樣說，一個畫家在一個意義上雖然也是在製造床，却不是真正在製造床的實在，是不是？

格 是，像旋轉鏡子的人一樣，他也只是在製造床的現象。

蘇 木匠怎樣？你不是說過他只製造個別的床，不能製造『床之所以為床』那個理念嗎？

格 不錯，我說過這樣話。

蘇 他既然不能製造理念，他所製造的就不是真的實在，只是近似真的實在的東西。如果有人說木匠或其他工匠的作品完全是真實的，他的話就不是真理了。

格 至少是研究這類問題的哲學家們不承認他說的是真理。

蘇 那麼，如果這樣製造的器具比真的實在要模糊些，那就不足為奇了。

格 當然。

蘇 我們好不好就根據這些實例，來研究摹做的本質？

格 隨便你。

蘇 那麼，床不是有三種嗎？第一種是在自然中本有的，我想無妨說是神製造的，因為沒有旁人能製造它；第二種是木匠製造的；第三種是畫家製造的。

格 的確。

蘇 因此，神、木匠，畫家是這三種床的製造者。

格 不錯，製造者也分這三種。

蘇 就神那方面說，或是由於他自己的意志，或是由於某種必需，他只製造出一個本然的床，就是『床之所以為床』那個理念，也就是床的真的實在，他只造了這個床，沒有造過，而且永遠也不會造出，兩個或兩個以上這樣的床。

格 什麼緣故呢？

蘇 因為他若是造出兩個，這兩個後面就會有一個公共的理念，這才是床的真的實在，而原來那兩個就不是了。

格 你說的對。

蘇 我想神明白這個道理，他不願造某某個別的床，而要造一切床的理念，所以他只造了這樣一個床，這床在本質上就只能是一個。

格 理應如此。

蘇 我們好不好把他叫做床的『自然創造者』，或是用其它類似的稱呼？

格 這稱呼很恰當，因為他在製造這床和一切其它事物時，就是自然在製它們。

蘇 怎樣稱呼木匠呢？他是不是床的製造者？

格 他是床的製造者。

蘇 畫家呢？他可否叫做床的製造者或創造者？

格 當然不能。

蘇 那麼，畫家是床的什麼呢？

格 我想最好叫他做摹倣者，摹倣神和木匠所製造的。

蘇 那麼，摹倣者的產品不是和自然隔着三層嗎？

格 不錯。

蘇 悲劇家既然也是一個摹倣者，他是不是在本質上和國王和真理也隔着三層嗎？並且一切摹倣不都是和他一樣嗎？

格 照理說，應該是一樣。

蘇 我們對於摹倣者算是得到一致的意見了。現在再來說畫家，他所要摹倣的是自然中的真實體呢？還是工匠的作品呢？

格 他只摹倣工匠的作品。

蘇 他摹倣工匠作品的本質，還是摹倣它們的現象呢？這是應該分清的。

格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

蘇 我的意思是這樣：比如說床，可以直看，可以橫看，可以從許多觀點看。觀點不同，它所表現出來的也就不同，你以為這種不同是在床的本質，還在床的現象呢？它雖然在現象上是不同的，是否在本質上也不同呢？其它一切事物也可由此例推。

格 現象雖不同，本質還是一樣。

蘇 想一想圖畫所要摹倣的是實質呢，還是現象呢？

格 圖畫只是現象的摹倣。

柏拉圖：（二）選自大希庇阿斯篇

對話人 蘇格拉底

希庇阿斯

蘇 只要老天允許，你朗誦大作時，我一定來聽。不過談到文章問題，你提醒了我須先要向你請教的一點。近來在一個討論會裏，我指責某些東西醜，讚揚某些東西美，被和我對話的人問得無辭以對。他帶一點譏諷的口吻問我，『蘇格拉底，你怎樣才知道什麼是美，什麼是醜，你能替美下一個定義麼』？我由於愚笨，不能給他一個圓滿的答覆，會談之後，我自怨自責，決定了以後如果碰見你們中間一個有才能的人，必得請教他，把這問題澈底弄清楚，然後再去找我的論敵，再和他做一番論戰，今天你來得正好，就請你把什麼是美給我解釋明白，希望你回答我的問題時要盡量精確，免得我再輸一次，讓我丟臉，你對於這個問題一定知道非常透澈，它在你所精通的學問中不過是一個小枝節。

希 蘇格拉底，這問題小得很，小得不足道，我敢說。

蘇 愈小我就愈易學習，以後對付一個論敵，也就愈有把握了。

希 對付一切的論敵都行，蘇格拉底，否則我的學問就很平庸淺薄了。

蘇 你的話真叫我開心，希庇阿斯，好像我的論敵沒有打就輸了。我想設身處在我的論敵的地位，你回答，我站在他的地位反駁，這樣我可以學你應戰，你看這個辦法沒有什麼不方便吧？我有一個老習慣，愛提出反駁。如果你不覺得有什麼不方便，我想自己來和你對辯，這樣辦，可以對問

題了解更清楚些。

希 你就來對辯吧。那都是一樣，我再告訴你，這問題簡單得很；比這難得多的問題，我都可以教你怎樣應戰，教你可以把一切反駁者都不放在眼裏。

蘇 哈，老天，你的話真開心！你既然答應了，我就盡我的能力扮演我的論敵，向你提問題。你如果向這位論敵朗誦你剛才告訴我的那篇討論優美的事業的文章，他聽你誦完之後，一定要依他的習慣，先盤問你美本身究竟是什麼？他會這樣說：『厄立斯的客人，有正義的人之所以是有正義的，是不是由於正義？』希庇阿斯，現在就請你回答吧，假想盤問你的是那位論敵。

希 我回答，那是由於正義。

蘇 那麼，正義是一個真實的東西？

希 當然。

蘇 有學問的人之所以有學問，是由於學問；一切善的東西之所以善，是由於善？

希 那是很明顯的。

蘇 學問和善這些東西都是真實的，否則它不能發生效果，是不是？

希 它們都是真實的，毫無疑問。

蘇 美的東西之所以美，是否也由於美？

希 是的，由於美。

蘇 美也是一個真實的東西？

希 很真實，這有什麼難題？

蘇 我們的論敵現在就要問了，『客人，請告訴我什麼是美？』

希 我想他問的意思是：什麼東西是美的？

- 蘇 我想不是這個意思，希庇阿斯，他要問美是什麼。
- 希 這兩個問題有什麼分別呢？
- 蘇 你看不出嗎？
- 希 我看不出一點分別。
- 蘇 我想你對這分別知道很多，只是你不肯說。不管什麼，他問的不是：什麼東西是美的？而是：什麼是美？請你想一想。
- 希 我懂了，我來告訴他什麼是美，叫他無法反駁。什麼是美，你記清楚，蘇格拉底，美就是一位漂亮小姐。
- 蘇 狗呀，回答的妙！如果我對我的論敵這樣回答，要針對他所提的問題作正確的回答，不怕遭受到反駁嗎？
- 希 你怎會遭到反駁，如果你的意見就是一般人的意見，你的聽眾都認為你說的有理？
- 蘇 姑且承認聽眾這樣說。但是請准許我，希庇阿斯，把你剛才說的那句話作為我說的，我的論敵要這樣問我：『蘇格拉底，請答覆這個問題：如果你說凡是美的那些東西真正是美，是否有一個美本身存在，才叫那些東西美呢？』我就要回答他說，一個漂亮的年青小姐的美，就是使一切東西成其為美的。你以為何如？
- 希 你以為他敢否認你所說的那年青小姐美嗎？如果他敢否認，他不成為笑柄嗎？
- 蘇 他當然敢，我的學問淵博的朋友，我對這點很有把握。至於說他會成為笑柄，那要看討論的結果如何。他會怎樣說，我到不妨告訴你。
- 希 說吧。
- 蘇 他會這樣向我說：『你真妙，蘇格拉底，但是一匹漂亮的母馬不也可以是美的，既然神在一個預言裏都稱讚過牠？

』你看怎樣回答，希比阿斯：一匹母馬是美的時候，能不承認牠有美嗎？怎樣能說美的東西沒有美呢？

希 你說的對，蘇格拉底，神說母馬很美，是很有道理的。我們的厄立斯就有很多的漂亮的母馬。

蘇 好，他會說，『一個美的豎琴有沒有美？』你看我們該不該承認，希庇阿斯。

希 該承認。

蘇 他還會一直問下去，我知道他的脾氣，所以敢這樣肯定他要問：「親愛的朋友，一個美的湯罐什麼？它不是一個美的東西嗎？」

希 這太不像話了，蘇格拉底，這位論敵是什麼樣一個人。敢在正經的談話裏提起這些不三不四的東西？他一定是一個粗俗漢！

蘇 他就是這樣的人，希庇阿斯；沒有受過好教育，粗鄙得很，除掉真理，什麼也不關心。可是還得回答他的問題。我的臨時的愚見是這樣，假定一個好陶工製造的湯罐，打磨得很光，做得很圓，燒得很透，像有兩個耳柄的裝三十六斤的那種，它們確是很美的；我回答他說，假如他所指的是這種湯罐，那就要承認它是美的。怎樣能不承認美的東西有美呢？

希 不可能否認，蘇格拉底。

蘇 他會說：『那麼，依你看，一個美的湯罐也有美了？』

希 我的看法是這樣：像這種東西若是做得好，當然也有它的美，不過這種美總不能比一匹母馬，一位年青小姐或是其它真正美的東西的美。

蘇 就讓你這麼說吧，希庇阿斯，如果我懂得不錯，我該這樣回答他：『朋友，赫拉克利特說過，最美的猴子比起人來

還是醜，你沒有明白這句話的真理，而且你也忘記，依學問淵博的希庇阿斯的看法，最美的湯罐比起年青小姐來還是醜。』你看是不是應該這樣回答？

希 一點他錯，蘇格拉底，答得頂好。

蘇 他一定反駁：『蘇格拉底，請問你，年青小姐比起神仙，不也像湯罐比起年青小姐嗎？比起神仙，最美的年青小姐不也就顯得醜嗎？你提起赫拉克利特，他不也說過，在學問方面，在美方面，在一切方面，人類中學問最淵博的比起神仙來，不過是一個猴子嗎？』我們該不該承認，最美的年青小姐比起女神也還是醜呢？

希 這是無可反駁的。

蘇 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，他就會笑我們，又這樣問我：『蘇格拉底，你還記得我的問題麼？』我回答說：『你問我美本身是什麼。』他又會問：『對這個問題，你指出一種美來回答，而這種美，依你自己說，却又美又醜，好像美也可以，醜也可以，是不是？』那樣我就非承認不可了。好朋友，你教我怎樣回答他？

希 就用我們剛才所說過的話，人比起神就不美，承認他說的對。

蘇 他就要再向我說：『蘇格拉底，如果我原先提的問題是：什麼東西可美可醜？你的回答就很正確。但是我問的是美本身，這樣本身把它的特質傳給一件東西，才使那件東西成其為美，你總以為這美本身就是一個年青小姐，一匹母馬，或一個豎琴嗎？』

希 對了，蘇格拉底，如果他所問的是那個，回答就再容易不過了。他想知道凡是東西加上了它，得它點綴，就顯得美的那種美是什麼。他一定是個傻瓜，對美完全是門外漢。

告訴他，他所問的那種美不是別的，就是黃金，他就會無話可說，不再反駁你了。因為誰也知道，一件東西縱然本來是醜的，只要鍍上黃金，就得到一種點綴，使它顯得美了。

蘇 你不知道我的那位論敵，希庇阿斯，他愛吹毛求疵，最不容易應付。

希 管他的脾氣什樣！面對着真理，他不能不接受，否則就成爲笑柄了。

蘇 他不但不接受我的答覆，還會和我開玩笑，這樣問我：『你瞎了眼睛嗎？把費第阿斯當作一個凡庸的雕刻家？』我想應該回答他說，沒有這回事。

希 你是對的，蘇格拉底。

蘇 當然。但是我既承認了費第阿斯是一個大藝術家，他就要問下去：『你以爲費第阿斯不知道你所說的那種美嗎？』我問他：『你爲什麼這樣說？』他會回答：『他雕刻雅典娜的像，沒有用金做她的眼或面孔，也沒有用金做她的手足，雖然依你的看法，要使她顯得更美些，就非用金不可。他用的却是象牙，顯然他犯了錯誤，是由於不知道金子鍍上任何東西就可以使它美了。』希庇阿斯，怎樣回答他？

希 很容易回答：我們可以說，費第阿斯並沒有錯，因爲我認爲象牙也是美的。

蘇 他就會說：『他雕兩個眼珠子却不用象牙，用的是雲石，使雲石和象牙配合得很恰當。美的石頭是否也就是美呢？』我們該不該承認，希庇阿斯？

希 如果使用恰當，石頭當然也美。

蘇 用得不恰當，它就會醜？我們是否也要承認這一點？

希 應該承認，不恰當就醜。

蘇 他會問我：『學問淵博的蘇格拉底，那麼，象牙和黃金也是一樣，用得恰當，就使東西美，用得不恰當，就使它醜，是不是？』我們是否要反駁，還是承認他對呢？

希 承認他對，我們可以說，使每件東西美的就是恰當。

蘇 他會問我：要煮好蔬菜，哪個最恰當，美人呢，還是我們剛才所說的湯罐呢？一個金湯匙和一個木湯匙，又是那個最恰當呢？

希 蘇格拉底，這是什麼一個人？你肯把他的名字告訴我麼？

蘇 就是告訴你，你還是不知道他。

希 至少我知道他是簡直沒有受過教育的。

蘇 他簡直討人嫌，希比阿斯，不管什麼，我們怎樣回答他呢？對於蔬菜和湯罐，哪一種湯匙最恰當呢？木製的不是比較恰當麼？它可以叫湯有香味，不至打破罐子，潑掉湯，把火弄滅，叫客人有一樣美味而吃不上口；若是用金湯匙，就難免有這些危險。所以依我看，木湯匙比較恰當，你是否反對這個看法？

希 它當然比較恰當。不過我不高興和提出這樣問題的人討論。

蘇 你很對，朋友。這種粗話實在不配讓你這樣一個人聽，你穿得這樣好，全希臘都欽佩你的學問。至於我咧，我倒不介意和這種人接觸。所以我求你爲着我的益處，預先教我怎樣回辯。他會問我：『木湯匙既然比金湯匙恰當，而你自己既然又承認，恰當的要比不恰當的較美，那麼，木湯匙就必然比金湯匙較美了，是不是？』希比阿斯，你看有什麼辦法可以否認木湯匙比金湯匙較美呢？

希 你要我說出你該給美下什麼定義，免得你再聽他胡說八道嗎？

蘇 對的，不過先請你告訴我怎樣回答他的問題：木湯匙那種

最恰當，最美？

希 如果你高興，回答他說木湯匙最恰當，最美。

蘇 現在要請你把你的話說明白一點。如果我回答他說過美就是黃金，現在又承認木湯匙比金湯匙美，我們好像看不出金在那方面比木美了。不過就現在說，你看什麼才是美呢？

希 我就要告訴你。如果我懂的不錯，你所要知道的是一種美，從來任何人不會以任何方式顯得是醜？

蘇 一點也不錯，這回你很正確地抓住我的意思了。

希 聽我來說，如果他再反駁，那就我算胡塗了。

蘇 老天呀，請你快點說出來。

希 我說，對於一切人，無論古今，一個凡人所能有的最高的美就是家裏錢多，身體好，全希臘人都尊敬，長命到老，自己替父母舉行過隆重的喪禮，死後又由子女替自己舉行隆重的喪禮。

蘇 呵，呵！希比阿斯，這番話真高妙，非你說不出來！憑着赫刺天后，我欽佩你，這樣好心好意地盡你的力量來替我解圍。但是我們的論敵却毫不動心，他要嘲笑我們，大大地嘲笑我，我敢說。

希 那是無理的嘲笑，蘇格拉底。如果他沒有話反駁而只嘲笑，那是他自己丟人，聽衆們會嘲笑他。

蘇 你也許說的對，可是我怕你的回答還不僅引起他就嘲笑。

希 還會引起什麼？

蘇 他身邊也許碰巧帶了一個棍子，如果我跑得不够快，他一定要打我。

希 什麼？這家伙是你的主人嗎？他能打你不要上法庭犯罪

嗎？雅典就沒有王法了嗎？公民就可以互相敲打，不管王法嗎？

蘇 怕的倒不是這些。

希 那麼，他打你打得不對，就該受懲罰。

蘇 不是那樣，希庇阿斯，並非打得不對；如果我拿你的話來回答他，我相信他就很有理由可以打我。

希 蘇格拉底，聽你說出這樣話，我倒也很相信他很有理由可以打你！

蘇 我可不可以告訴你，我為什麼認為剛才那番回答該挨棍子？你也要不分皂白就打我嗎？你肯不肯聽我來說？

希 若是不准你說話，我就罪該萬死了，你有什麼說的？

蘇 讓我來說明，還是用剛才那個辦法，就是站在我的論敵的地位來說話，免得使他一定要向我說的那些冒昧唐突的話看來你是我向你說的。他會問我：『蘇格拉底，你唱了這一大串鑽歌，所答非所問，若是打你一頓，算不算冤枉？』我回答說：『這話從何說來？』他會說：『你問我從何說來？你忘記了我的問題嗎？我問的是美本身，這美本身，加到任何一件事物上面，就使那件事物成其為美，不管它是一塊石頭，一塊木頭，一個人，一個神，一個動作，還是一門學問。我提到美本身，是一個個字說得很清楚響亮的，我並沒有想到聽我說話的人是一塊頑石，既沒有耳朵，又沒有腦筋！』你別生氣，希庇阿斯，如果這時候我被他嚇唬倒了，向他說：『可是給我替美下這樣定義的是希庇阿斯呀！我問他提的問題正和你所提的一模一樣，問的正是拘那一種時境的美。』你怎麼說？你願不願我這樣回答他？

希 像我所給它的定義，美是而且將來也還是對於一切人都是

美的，這是無所辯駁的。

蘇 我的論敵會問：『美是否永遠美呢？』美應該是永遠美吧？

希 當然。

蘇 現在是美的在過去也常是美的？

希 是的。

蘇 他會問我：『依厄立斯的客人看，對於阿豈理斯來說，美是否就是候着他的祖先葬下地呢？對於他的祖先埃阿庫斯，對於一切其他神明之胃的英雄們，對於神明自己，美是否也是如此呢？』

希 你說的是什麼怪話？真該死！你那位論敵所提的問題太無禮了！

蘇 你要他怎麼呢？對這問題回答『是』，是否就比較有禮呢？

希 也許。

蘇 他會說：『也許，你說在任何時對於任何人，美就是自己葬父母，子孫葬自己，你這番話也許就也是無禮，』要不然，就要把赫庫利斯以及剛才我們所提名的那些人作為例外，是不是？

希 我向來沒有指神們呀！

蘇 看來像也沒有指英雄們？

希 沒有指英雄們，他們是神們的子孫。

蘇 此外一切人都包括在你的定義裏？

希 一點不錯。

蘇 那麼，依你的看法，對於像湯塔盧，達達努斯，澤脫斯那樣的一個人是有罪的，不敬的，可恥的事；對於像珀勞普斯以及是和他出身相似的那樣人却是美的？